



“十二五”贵州省民族古籍抢救推进计划
贵州民族古籍丛书

彝族神话史诗选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王富慧（珠尼阿依）译著

民族出版社

“十二五”贵州省民族古籍抢救推进计划

贵州民族古籍丛书

彝族神话史诗选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王富慧（珠尼阿依）译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神话史诗选:彝汉对照/王富慧译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3
(贵州民族古籍丛书)
ISBN 978-7-105-12655-2

I. ①彝… II. ①王… III. ①彝族—史诗—诗集—中国—彝、汉 IV. ①I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9961号

彝族神话史诗选

策划编辑 罗 焰
责任编辑 罗 焰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1
印 数 1000册
定 价 118.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2655-2/I·2408 (汉2682)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638 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十二五”贵州省民族古籍抢救推进计划

《贵州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顾 问：刘晓凯 蒙启良

主 任：吴 军

副主任：刘 晖

成 员：徐 飞 吴建民 左朝刚 陈新宇

主 编：罗世荣

副主编：龙小金 梁学凡 付贵云

编 辑：敖 翔 梁 亮

参与整理：王富慧 山口八郎 王春叶 罗志勇 阿侯锦珠

张 丹 罗玉鑫 李宏松 朱启军

国际音标注音：珠尼阿依 阿帝倮乐

彝 文 缮 写：杨文贵



王富慧（珠尼阿依） 彝族，贵州省毕节市人，副教授。2001 年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民族古籍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主任，毕节市彝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贵州双语教学研究会理事。2001 年以来，主持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8 项，出版《中国彝史文献通考》、《贵州红岩古籍研究·石刻译著汇编》、《夜郎史传》等专（译）著 12 部，撰写学术论文 18 篇，获省部级以上社科成果奖 6 项，培训双语教学师资人才五百余人次（包括民间毕摩人才培养）。继承父亲（王仕举：彝名阿大侯胄，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副组长、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西南彝志》项目主持人、贵州省政协委员）遗志，自 2011 年起承担了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字库·彝文字集》的子项目研究和西南夜郎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彝族古籍文献的翻译、整理、研究、《汉彝语文》教材编写等工作，致力于彝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序言

余宏模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存的基础，一个源源汲取文化营养的民族，其生命力也将长盛不衰。今人对彝族文化的认知、认可及至认同，来自于改革开放30以来一代又一代彝族文化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他们中既有耄耋的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也许是彝族文化本身纯朴至深的感染力，众多彝文化的传承和布道者都乐于艰苦地行走在这条寂寞的路上，不时地为我们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一把火炬，这使我们对这个民族的神秘文化越来越亲切，仿佛它已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我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年轻女学者的身影。她能走上这条路并取得不俗的成绩，其实并不突然。她的父亲就是在这条路上流尽了最后一滴汗洒尽了最后一滴血，而把彝族古文化的许多经典之作留给了我们。我们在日益熟悉王富慧这个名字的时候，不敢忘记她那离开我们已有十余年的父亲王仕举教授，他的言传身教为传承文化增添了新生力量。王富慧与妹妹王春叶一起，忠实地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延续着老先生未竟的事业，其中就包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宏大译著《彝族神话史诗选》。

这部著作由四个部分组成，即《索恒哲》、《恒也阿迈妮（一）》、《恒也阿迈妮（二）》和《支格阿鲁》。《索恒哲》中的索恒哲，是一位由精气及精气运行而生存的哲人。这位哲人产生后，他用以精气及精气运行而生成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创造天地，创造日月星以至人类。史诗对他的描述神秘磅礴而又形象逼真，对万物诞生的阐释极富妙趣的想象力，娓娓道来中让人难以抵抗先祖在远古蛮荒中战天斗地而留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温情。而《恒也阿迈妮》，则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极具智慧的知识女性，这是彝文文献中唯一记载的一位非凡女诗人，是彝族古代历史中最传神和惊艳的一笔。

相比于《恒也阿迈妮》更显得阳刚和热烈的是《支格阿鲁》。支格阿鲁，是彝族古代降妖除魔、顶天立地、足智多谋的英雄。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关支格阿鲁的故事就是它射日的故事。这故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汉文献中的后羿射日，或许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呢？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疑问，很难予以考证了。《支格阿鲁》的叙述方式、反映的历史事项、生活方式、生命情态、情爱方式以及所折射的人物的性格气质和精神面貌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抒写性特征，其浓厚、显著的历史叙事中反映了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相互交替时期的文明。这部作品也蕴藏着古彝人的许多哲学思想，可见这是一部反映远古彝族社会文明初起的神话史诗，那个时代的先人们已经学会运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理解自然事物，有了初步完善的哲学思考。

神话史诗作为大型的文学体裁，从萌芽到发展，到最后形成为比较成熟的形式，其间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一，各民族的英雄史诗

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形态也不完全相似，南北方的英雄史诗传统也不一样。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观点，神话史诗中的英雄史诗，北方以塑造征战英雄为主，南方以歌颂文化英雄为主。较之北方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西南民族英雄史诗也有其自身的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个性。不难发现，其各自的英雄史诗处于不同的发展层级，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因而南方英雄史诗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彝族本就是一个诗的民族，直到现在，彝族人民叙言状物，抒情达意，议事论理都仍用诗歌语言来表达。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彝族文献古籍中有没有可与《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同样影响深远的史诗性人物呢？王富慧女士的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有，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支格阿鲁！

神话史诗又被称为“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史诗都是反映与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韵文作品，记录的是规模宏大并直接或间接改写历史的英雄业绩，“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的传奇故事，是各民族形象化的历史。中央民族大学学者陈国光曾在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表述了这一观点：“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们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们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

近几年来，许多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对神话史诗的研究又倾注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彝族文化工作者更坚定了整理研究彝族古文献的信心。彝族古代神话史诗，是彝族用彝文载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富慧女士的实践，实在是对民族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尤其在抢救和传承古老民族文化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的今天，《彝族神话史诗选》的问世，会成为研究彝族社会经济发展、宗教文化演进的又一重要文献，对于提炼和升华民族精神，也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

2012年6月7日

前言

王富慧

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
无边无际，
苍苍茫茫，
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
和时间、空间都消失不见。

——密尔顿

彝族神话，有开天辟地创世神话，有人类起源神话，有洪水神话，有族源神话，有天婚神话，有天体地象神话，有英雄神话，有氏族、部落战争神话，有神人战争神话，有圣人圣师撮额神话，有治山治水神话，有生命与死亡神话……可谓是无边无际，苍苍茫茫，深不可测的海洋。在这深不可测的海洋中，飘荡着一顶神话史诗王冠；在这顶王冠上，镶着四颗璀璨夺目的神话明珠：《索恒哲》、《恒也阿迈妮（一）》、《恒也阿迈妮（二）》、和《支格阿鲁》。

就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神化而言，从萌芽、成长、成熟、繁荣到演化，要经过五六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时间。这其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它萌芽、成长、繁荣、成熟和演化的具体历史阶段。彝族神话史诗与一般的口传神话不同，它是以文字为载体而流传的。通过对彝族先民创造的母体文字彝文和以彝文记载的文献的考证，可以确定在彝族社会古代文明的前夜，神话史诗已经成熟，到希米遮时代，它已演化发展为文明神话，而《索恒哲》、《恒也阿迈妮（一）》、《恒也阿迈妮（二）》和《支格阿鲁》是乾阳运年时代、坤阴运年时代和人文运年时代中期即六国分封前的文明社会的神话史诗。

彝族在其母系社会时代，便发现“物”的“形”和“影”，发明创造了“写形写影”的“图画文字”。在希米遮时代之前，即彝族社会古代文明的前夜，彝族古代先民便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粗型的彝文，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刻画符号”。事实上，所谓刻画符号，是就文字符号的制作方式或方法而言，并不是讲文字符号的类型和性质。这就是说，彝文起源于图画文字。彝族社会进入文明以后的希米遮时代后，恒布史楚对彝文进行第一次搜集整理，投布乍木对彝文进行了第二次搜集整理，举布奢哲对彝文进行第三次搜集整理，唐代马龙州的纳垢酋后裔阿呵对彝文进行了第四次整理。之后，宋元明清的各代毕摩，都先后对彝文进行过整理。考古实物和汉文文献记载证明，最晚在六国时代，彝文便普遍应用于彝族的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中。

彝文发明创造的开始，就是彝文文献记载的开始。彝文自产生之时，就被作为彝族先民记录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载体。最早的彝文文献称为红书卷和白书卷。恒布史楚、投布乍木、举布奢哲，都先后写了大量经典文献。六国时代，

彝文经典达到了颠峰，数量之多，有三十部《额咪》、百二十部《数古》之说，著名的《此嘎鲁索》就是这一历史期的产物。这一时期也就是汉史记载的西南夷经盛行的时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有恒也阿迈妮的《低米赛恶克私母》、《实索诺母斋》、《邪颇则索》、《此斗撮尼》、《纳掬纳外索恒索》及《米把数》，其他先哲的《米斗弥铎》、《恒头也数》、《鲁头也数》、《额母数》、《米弥课眨数》、《此嘎鲁索》、《米把数》等，还有吐足佐和舍吞蒂合撰的《米弥乐约额》、布博耿撰写的《米斗弥铎数》，以咪恒布撰的《戏鲁把》，确舍额的《纳史纪头》，吐施姆、那乍姆、博耿、奢翁吐、立哲奢、吐足佐、奢吞蒂等先后相继写的《能乍姆数恒索》、《能数恒索》。《索恒哲》、《恒也阿迈妮（一）》、《恒也阿迈妮（二）》和《支格阿鲁》等优秀的彝族神话史诗，保存于六国分封前的彝文文献中，由后世毕摩一代代地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增减，但基本内容不变，且逐渐趋于完善。

《索恒哲》、《恒也阿迈妮（一）》、《恒也阿迈妮（二）》和《支格阿鲁》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以完美的神话思维和神话艺术形式，表达了彝族古代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哲学思想；以神话艺术形式，描述了天地人类起源、发展进化的历史；描述了彝族古代宗教祭祀起源及发展的历史。

彝族哲学是二元哲学，易变是彝族哲学的精华。彝族的易变哲学起源于希米遮时代，到六国分封时代便发展完善成为系统体系。彝族先民应用易变哲学的理论，指导自己拓土征战，发展物质和文化。易变哲学一直传承到清代改土归流，这期间它都影响和左右彝族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程。六国在易变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上，起到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

彝族古代神话史诗，特别是《索恒哲》、《恒也阿迈妮》和《支格阿鲁》，它的萌芽、成长、成熟、繁荣和演化，都与彝族古代的宗教祭祀有直接的关系。索恒哲、恒也阿迈妮和支格阿鲁等，都是彝族古代祭祀的主要神祇。这些神话史诗，特别是《恒也阿迈妮》对宗教祭祀和宗教祭祀制度的起源及发展，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每一祭祀活动，都是彝族古代的重要教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彝族古代的宗教教化活动，就成了彝族神话史诗的传播载体。

宗教祭祀在彝族社会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教化形式，由一系列的规定而成为严格的宗教祭祀制度。彝族氏族王国之大事，惟祀与戒。祭祀是家庭、氏族、宗法氏族王国的头等大事，是联络族人、国民情感、形成凝聚力，维护家、族、国利益的重要教化活动。教化是彝族社会统民治国的重要方略。祭祀分等级、规格、规模及权限；祭祀种类名目繁多，分为自然祭祀与先祖名王祭祀两大类，多达40余种；祭祀程序冗繁复杂，使用经典、植物种类名目繁多，牺牲数量极大。祭祀是彝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反映，也是族权王权思想的反映。彝族宗教祭祀是人文宗教祭祀，还保留着许多原始宗教祭祀的

胎迹，但不是史前原始宗教意义上的胎迹。它起源于恒布史楚文化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历了形成、完善和衰落的过程，一直贯穿整个彝族古代文明社会。彝族的祭祀经典都用韵文写成，每一部经典都是一部神话史诗，且都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描写，似神话，似童话。这是彝族神话史诗的特点，也是彝族祭祀经典的特点。《彝族神话史诗选》中收录的彝族神话就是用韵文写成的，它不仅是彝族历史、哲学、宗教、科学、文化与艺术发生学追本溯源的根底，而且是彝族古代叙事文学史诗的标本，是彝族叙事文学史诗中有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描写的神话史诗。《索恒哲》中的索恒哲，是一位由精气及精气运行而生存的哲人。这位哲人产生后，他就以精气及精气运行而生成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创造天地，创造日月星，创造人类。人类之所以会动，有生命，有思维，是因为索恒哲给他注入精气，把精气作为生命起源的根源。气流则命生，气断则命止；气流则人生，气断则人死。在索恒哲造人的全过程中，从手脚分家，自纵目人至横目人，至新的横目人，是从外表上讲人的手、眼器官的进化。《索恒哲》及其他彝文文献记载的人类进化阶段中纵目人和横眼人，可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神面具和横眼人神面具得到了具体的印证。索恒哲以精气造三才和三光，表现了彝族先民关于天地日月星辰和人类起源的思想。尽管这种思维很幼稚，乃至可笑，但毕竟拉开天地起源发展和人类起源发展的序幕。和其他许多彝族古代神话一样，它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用神话表述了彝族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

《恒也阿迈妮》，描述了彝族古代教化圣师撮额潜心教化、传播文明的感人故事。恒也阿迈妮，是撮额举奢哲时代的女教化圣师。她在教化、传播文明的同时，进行历史和医药著述，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为彝族妇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后来很多有成就的彝族妇女，如明代的政治家奢香等，无不效仿恒也阿迈妮，无不以她的行为做规范。

《支格阿鲁》中的支格阿鲁，是彝族古代降妖除魔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支格”即五行，又是智慧的象征，“鲁”即龙，“支格阿鲁”即智慧龙。他是苟葛氏族的一个领袖，因为他是教化圣师，他的后人便以他的名为氏族名，称为支格阿鲁氏族。支格阿鲁本是个实在的一个历史人物，被后世封为神，并加入很多神话色彩。把人化为神的现象，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很多民族，都有这种情况。

总之，这部《彝族神话史诗选》，是天地星辰起源发展史的缩影，是人类起源、发展、进化并社会邪恶、落后作斗争，与自然灾害如天地异常、洪水、猛兽作斗争历史的缩影。

まえがき

山口八郎

彝族のこの新資料を公開するに当たり、彝族の概況と本書の内容を紹介し、併せて皆さんと彝族の神話と日本神話・伝説との関連について考えて見ようと思います。

彝族は中国西南部、主に雲南省を中心に四川・貴州省に跨って居住しています。人口は約700万人に及ぶ。彼らの居住地は言語学的にみて北方と見なされていますが、もともと雲南省にいた原住民とする説もあります。雲南省は彝族が最も多い省です。

司馬遷の『史記』（西南彝列伝）には「夜郎自大」で有名な夜郎王国が紹介されていますが、その中心領域は貴州・雲南省一帯と考えられます。夜郎王国は武帝の時、滅ぼ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その文化的・政治的影響力はその後も持続しました。従って、その王国の主要構成メンバーも彝族だったと考えられます。最近、彝族の著名な学者が彝族の文献を新たに公表して、夜郎王国の歴史を紹介しています。即ち、王子堯・劉金才主編『夜郎史伝』、王継超・阿魯舍峨・王子国主編『益那悲歌』などです。

彼らは独自の文字を創造し、現在まで使用してきました。現在使われている文字は上記の3地域でそれぞれ若干異なりますが、雲南省の彝族は最も古いタイプの文字を使用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ます。また、字形も高度に進化しており、永い進歩の過程を感じさせます。かねて鳥居竜蔵博士も注目されていた「紅崖天書」古跡にも彝族の文字と同じ字形のものがいくつかあります。この遺跡は貴州の山を削って、朱色で大書されたもので非常に古いものです。

ここで強調したいのは、世界のほとんど全ての文字の字形は周辺先進文化の影響下で作られています。しかし、彝族の文字は現在知る限り、周辺諸民族の影響が全く見られないことです。即ち、彼ら自らが独創的に創造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現存する古文献はほとんどが紙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その多くが依然、未公開のままです。文章体は全て詩型であり、そのほとんどが五言詩の定型であることは、これが古くから朗唱されてきたと考えられます。ここで紹介する資料は貴州省赫章県で発見されたもので、現地の大ピモ（祭司）が家伝として保管してきたものと言われています。以下、その内容を簡単に紹介します。

『索恒哲（スオヘンゼ）』では原初の混沌から、初めに黒、次に白の色が生じ、そこから万物の根源にあたる尼（ニ）と能（ヌ）が生まれた。この両者が合体して索恒哲という黄色い実体が生じた。それは鼻・眼・頭・身体を持ち、彼が宇宙の秩序と最初の人類を創造した。人類は初め「豎目人」、次に「横目

人」が造られ、更に大洪水によって既存の人類が全て滅ぼされて、最後に「横目人」の新人が創られた。また人類は金・木・水・火・土の五元素によって作られた。その後、食人種が滅ぼされる。更に、禽獣類との棲み分けが行われたと記されています。

以上の内容からこの神話では黒、白、黄色の三つの色が強調されています。その理由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のは、彝族は古くから黒彝と白彝とに色分けされており、黒彝が支配身分であ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また、黄色は黄帝に代表される黄河文明とも考えら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東洋人の皮膚の色を表現しただけかもしれません。また、陰陽五行説の発想も見られます。総じて言うと、彝族の神話は独自の人類発達説と天文学及び、『旧約聖書』に見られるような洪水伝説を持っています。この点、我が「記・紀」神話と大いに異なるところでしょう。また、人類の優れた要件として「走る」「考える」「生産す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

『恒也阿邁妮（ヘイエアメニ）（一）』では天女である恒也阿邁妮は地上界の貧しい男性と結婚したが、貧しさの余り天上界の父である籌挙祖（ツオジツ）の金庫から金銀を盗む。それを知った父は大いに怒り、天上界と地上界の門を塞ぎ、以後天上界との往來を嚴禁してしまう。正に、「カエサルのはカエサルへ」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

『恒也阿邁妮（二）』では彼女は文字を発明した後、魯婁奏（ルロオツオ）という人物に口述させ、それを筆記して『仙経』という3冊の本を残したという。ところで、文字の発明については『物始紀略 第三集』（四川民族出版社）によると、索挙祖（ツオジツ）という神が創始し、それを恒穎阿買尼（ヘンイエアメニ）が広めたとしています。

さて、『仙経』によると、始めに食人種の妖怪の時代があり、彼らを焼き滅ぼした後、索恒哲が農耕を教えた。その後、強者と弱者、強者同士の戦いが始まった。そして、苟阿嚙妮という畢耄（ビモ：祭司）が史上初めて祭祀を始めた。彼は太陽・月・天・地が全て死んだので雄鳥の鳴き声で月と日呼び戻した。この鳥は『日本書紀』などにも「常世の長鳴鳥（異境から招聘した長く鳴く鳥）」として登場し、天照大神を「天の岩戸」から呼び戻しました。また、「四棵樹」という大木を神木として崇めたり、天と地の通路として「天の浮き橋」に相当する橋を建設したことも記されています。

『直格阿魯（ズグオアル）』とは彝族の神話・伝説を代表するような英雄で、日本の神話・伝説に登場する素戔鳴尊、ニギノミコト、神武天皇及び日

本武尊など、これら全ての神格を合わせ持つ男神と考えられます。彼の父は恒咤铸（ヘエザズ）という男神で、母は頭咤婁（トザル）という地上界の女性です。しかし、貴州省赫章県の彝族学者、田明才主編の『支嘎阿魯伝』によると、直格阿魯の伯父は策举祖（ツオジツ）という天上界の主神で、母も天女ではあるが、地上に降りて、暫くして直格阿魯を産んだとしています。『直格阿魯』では頭咤婁は直格阿魯を産んだが、悲嘆のあまり海へ投身自殺をしてしまう。その後、成長した直格阿魯は海で二回沐浴をしています。「記・紀」神話では素戔鳴尊は本来、海神であり、神武天皇の母も海神です。日・中両国、いずれも海に縁があります。また、直格阿魯は天上界から天降る時、伯父に当たる神、策举祖（ツオジツ）から金の弓・銀の矢・宝刀の三つの武器と、霧・風・雨・雷・電の五軍団を賜り、これらによって食人種を滅ぼす。これらの過程は「記・紀」神話のニニギノミコトにまつわる「天孫降臨」、「三種の神器」、「五伴緒神」の話と共通する面があります。また、直格阿魯自身は管理職になることを嫌い、人民と狩りを好みます。

しかし、最後には忘恩の民に対して怒りを発し、羅侯星（ルオホジェ）という凶暴な星となって、人々に恐れ、敬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この点は『古事記』における日本武尊と共通する一面があります。即ち、彼は相次ぐ遠征に疲れ、望郷のあまり太刀も忘れ、白鳥に変身して飛び立つのです。これらの神話はいずれも英雄の寂しい末路を描いています。最後に、本資料は同一語句や単語の繰り返しが多いので、比較的容易に読めます。従って、彝族の言葉や文字を学ぶのにも適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幸い、近々小学生向けの教科書『彝漢語文』（全六冊）も出版されるので併せ用いることをお勧めいたします。

於貴州民族大学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

2012 年 6 月 7 日

目录

前言	001
まえがき	001
索恒哲	001
恒也阿迈妮（一）	181
恒也阿迈妮（二）	251
彝文仙经一	257
彝文仙经二	272
彝文仙经三	293
直格阿鲁	353
恒陀铸	354
凡间恋	363
惨别	371
马桑子	379
试武艺	398
措诅艾	404
封爵招婿	443
保赫星	459
后记	473